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方輿

第四百二十五卷目錄

懷慶府部誌事一

職方典第四百二十五卷

懷慶府部誌事一

懷慶府志夏禹元年王帝即位頒夏曆於鄆國
帝啓八年帝使子孫知已治
商帝於二十六年商滅
帝辛五十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孟津而還
周恭王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又曰唯戊午王
次於河朔甲辰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又曰時妖
明王乃大刈六師昭昭衆士

武王伐紂渡河自鉅鹿入土均有大水淹於上原化爲
赤烏

武王伐紂畢徙河南渡河至洛州西縣歸京
穆天子傳一其大北新伐禽於河上寒未至於
野王甲申天子北於太行之際而得休於兩柏之
下天子承命穆乃使叔人盛饗於是流涕七萃之
士冀陳上誅於天子曰自古有死有生豈獨叔人天
子不棄出於承恩本思有念莫忘其薪天子哀之乃
又流涕

古今圖書集成

幽王五年夏王作都於阿

魯隱公二年周鄭有平周南人平周有公叔邵祭
足平鄭取一平

隱公八年齊人平宋魯於郕秋七月次於齊侯宿
會於溫盟於及以釋東門之役

十一年王叔劉到焉而之困於鄭而與鄭人蘇忿生
之田溫原綏陽鄭撥平阿盟州原懷

桓公七年夏歸向東或於鄭而背之秋鄭人齊人
衛人伐魯向王遂盟向之民於鄭

莊公十九年五大夫不克出魯王不克出魯王
與子季子以奔衛衛師無師伐周立了顏樊皮許

王會說公討樊皮及說公入於樊樊皮及說公
信公十年秋滅潁潁子無信也潁子致王即秋又不

能子致秋入伐之王不救故滅潁子齊衛
太叔之難王出過鄭處於汜太叔以陳氏居於溫上

使問師又告於晉使左鄭又告於秦秦伯帥師上
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

之曰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伯於諸侯今爲可矣晉
侯辭金師而王三月去於陽夏石碏聞溫左師連士

夏四月丁巳王入於王城取太叔於溫殺之於郊滅
成王晉侯朝王王晉侯命之有兩離弗許與之賜樊

溫原遺茅之田晉於是始深南
僖公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晉侯會侯不於侯侯

鄭伯衛子孫子盟於臚上公朝於土所冬公會侯
侯侯宋公侯侯鄭伯師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將於河陽王中城於土所
晉文公敗狄人於城濮及還手於衡羅作王宮於踐

方輿彙編方輿第四百二十五卷懷慶府部

土獻楚俘於王王賜金百乘使召于鄭伯下用手禮

也己酉王享禮命晉侯有千金卅氏及王于虎內史

以武父來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路之服戎旂之服

形弓一彤矢百張矢百服矢千想也一彤矢三百

人曰王謂叔父收服子命以殺西國糾連下應晉侯

三鄭從命曰車耳數再打首者舉揚天下之至顯休

命策以出出入三觀

魯休聞楚師敗晉也秦楚遂通使元伯奉叔武以

受盟於葵子子虎盟諸侯於上庭受百口皆其七室

無相害也而有隙此盟明神祇之降除其師無克詐國

及其元務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

也能以處改

會於盟子不服也衛侯與元伯訟衛武子爲輔鍼莊

子爲生士榮爲人士師侯不爲殺士榮開城莊子謂

衛侯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公帥師誅深室衛子

戰納策衛侯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晉襄公既祥

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以故尤難也諸

君朝王臣從帥晉侯朝王於溫先且居告伐衛

宣公六年秋赤狄侵晉圍懷及鄆丘晉侯伐之申

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登其晉將可殆也周書曰豈

戎股此類之謂也

成公一年周公楚思惠襄之偁也不勝怒而出及

陽樊王使劉子復之關於轅而入

襄公八年會於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

聽命于邢丘齊高厚宋向戌鄭肅郭大夫會之

十六年春齊侯仲公平公即伯改服修官於曲沃

方輿彙編方輿第四百二十五卷懷慶府部

第○九六冊

一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方輿

第四百二十五卷目錄

懷慶府部記事一

職方典第四百二十五卷

懷慶府部記事一

懷慶府志夏禹元年王帝即位頒夏曆於鄆國
帝啓八年帝使子孫知已治
商帝於二十六年商滅
帝辛五十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孟津而還
周恭王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又曰唯戊午王
次於河朔甲辰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又曰時
明王乃大刈六師皆衆士
武王伐紂渡河自鉅野入土均有大澤於土厚化爲
亦焉

武王伐紂畢徙河南渡河至洛州西縣歸京
穆天子傳一其大北新伐禽於河上寒未至於
野王甲申天子北於太行之際而得休於兩柏之
下天子承命穆乃使叔人盛饗於是流涕七萃之
士冀陳上誅於天子曰自古有死有生豈獨叔人天
子不棄出於承恩本思有益莫忘其薪天子哀之乃
又流涕

古今圖書集成

幽王五年夏父作都於阿

魯隱公二年周鄭有平王崩周人弔之齊公使鄭祭

足平祭取一也

隱公八年齊人平宋魯於郕秋七月次於齊侯僑

會於溫盟於瓦屋以釋東門之役

十一年王叔鄭到焉鄭之困於鄭而與鄭人蘇忿生

之田溫原綏陽鄭撥平阿盟州原懷

桓公七年夏歸向東或於鄭而背之秋鄭人齊人

齊人伐鄭向王遂盟向之民於鄭

莊公十九年五大夫不克出齊還

與于季子無以奔衛衛師無伐周立了顏樊皮許

王會說公討殺皮說公入於說樊皮

僖公十年秋滅潁潁子無信也潁子致王即秋又不

能于秋入伐之王不救故滅潁于齊

太叔之難王出過鄭處於汜太叔以陳氏居於溫上

使問師安告於晉使左鄭又告於秦秦伯帥師上

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請侯信

之曰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伯於諸侯今爲可矣晉

侯辭金師而下三月去於陽夏石碏聞溫左師連士

夏四月丁巳王入於土城取太叔於溫殺之於郊滅

成王晉侯朝王王晉侯命之有兩離弗許與之賜樊

溫原遺茅之田晉於是始深南

僖公二十八年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於侯

鄆伯衛子孫于盟於臚上公朝於土所冬公會齊侯

齊侯宋公侯侯伯師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將於河陽王中城於土所

晉文公敗狄人於城濮及還手於衡羅作王宮於踐

方輿彙編方輿第四百二十五卷懷慶府部

土獻楚俘於王王賜金百乘使召于鄭伯下用手禮

也己酉王享禮命晉侯有千金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

以與文姜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路之服戎旂之服

形弓一彤矢百張矢百服矢千想也一彤矢三百

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西國糾遠王應侯侯

三卿從命曰車耳數再打指首舉揚天下王不聽休

命策以出出入三觀

魯休聞楚師敗晉出秦楚遂通使元伯奉叔武以

受盟於葵子子虎盟諸侯於上庭受百口皆其七室

無相害也而有此盟明神祇之降除其師無克詐國

及其元務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

也能以處改

會於盟計不服也衛侯與元伯訟衛武子爲輔鍼莊

子爲生士榮爲人士衛侯不爲殺士榮開城莊子謂

衛侯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公帥師諸深室衛子

戰納策納也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晉襄公既祥

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以九龍也諸

君朝王臣從帥晉侯朝王於溫先且居告伐衛

宣公六年秋赤狄侵晉圍懷及鄆丘晉侯伐之申

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登其晉將可却也周書曰豈

戎敗此類之謂也

成公一年周公楚思惠襄之偁也不勝怒而出及

陽樊王使劉子復之關於轅而入

襄公八年會於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

聽命于邢邱齊高厚宋向成衛甯殖鄭大夫會之

十六年春齊晉悼公平公即伯改服修官於曲沃

警守而下會於漢梁命歸使田以我故執卿宜公宮
望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齊侯與諸侯享於濫使諸
大夫舞曰張武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齊侯意且曰
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
孫豹齊豹不至向成衛衛鄭公孫蒯小邾之大夫
盟曰何討不庭

二十四年王子朝出成周之寶珪於河津人得諸河
上陰不依以漁人南侵拘圉王者取其玉將賣之則
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宮

敬上四十二年丹水無不流

元十六年丹水二日絕不流

威烈王五年丹水出相反擊

定公元年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將以城成周是行

也魏舒子屬役於鞏簡子原蒞過而田於大陸焚焉

還卒於衛

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八年樂祁歸卒於太行

士執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宋成焉乃止諸州

十二年齊侯衛侯大於垂伐使師伐晉濟西諸大

夫皆曰不可鄭意甚目可也隨伐河內衛必敗日而

後及歸時不日不能出則我戰濟水矣乃伐河內

周烈王六年魏收趙降於後足年趙成侯登鄧侯伐

魏秦

順十九年秦師伐魏大於懷

懷魏十九年魏侯使使齊侯晉侯及何一耳城陽向

更名陽爲河陽向爲高平

秦召周君周君往或爲周君謂魏士曰秦召周君

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於河南周君聞之

將以爲衛於金而不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

而攻南陽

魏王二十七年秦司馬錯伐魏取軹及鄧

儀侯爲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其魏之河內

取城大小六十餘

二十八年秦攻魏拔鄆

二十九年秦司馬錯拔鄆

魏重叔孫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

齊王伐宋宋敗魏不守宋王奔魏死於濫

四十年秦魏伐魏魏走亡郭魏人割濫以和

四十七年秦司馬錯拔鄆之謀使五大夫拔魏魏拔

四十九年秦拔魏鄆

五十二年秦武安君伐魏拔野王攻太行道絕之

五十五年趙王以趙括代廉頗趙戰不利秦王自入

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聽趙趙救兵

秦始皇六年秦拔魏陽魏元君角率共支屬從居

野王阻其山以休魏之河內

十八年秦和將河內兵伐趙

二世元年秦衛君角爲監人

二年章邯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

內

漢高祖伐魏魏魏士約將兵從下河內屠殷王卬置

河內郡南渡平陰津至洛陽曹參都漢士由監管關

至河內下修武

高祖二年項羽圍成信漢士渡河擊秦山王國北

渡河陷小修武傳食長官捕獲使馳入趙壁壁耳韓

耳起乃知漢士來大驚漢王得消息而復大振引兵
歸河南鄭軍小修武欲復與楚戰鄭中鄭思說止漢
王使高學深號勿與楚漢王聽其言
項羽以陳平爲武信君擊降成士印於無何漢王攻
下破王項上怒將未定殺者將吏陳平欲誅乃使劉
亡渡河平修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與語定之
使歸諸將南渡平陰津
傳寬得擊項相得懷
武帝建元六年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汲黯視視
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河
內貧人傷水旱無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請以便宜持
節發河內食粟以賑貧民請歸傳快始制早一發而
釋之
王莽時漢水枯竭
東漢時水彭從河內太守已人韓馥會光武梅河內
欲議欲守彭彭不聽既而光武至韓馥迫急迎降
光武知其謀大惡收欲盡殺下將斬之召見彭因
言韓馥南陽大入可以爲用乃貴散以爲鄧禹軍師
鄧禹將北征燕趙度亦肩必破長安又欲東徙并關
中而未知所寄打鄧禹爲前驅軍中分懸千楮共
二萬人盡西入關鄧禹親送至野上鄧禹既西其兩
河東都尉守關不閉出攻十日破之後關重千餘乘
進關安邑
光武將北徇燕趙引馬爲馬渡津將軍軍河上與
河內太守寇恂合擊以千水諸將與乃與李軾等戰
報書曰水爭洛陽將軍軍東津津俱振戰船士載一會
思成斷今唯渡洛陽王願進應衆自通書之後不復

東吳爭鋒故吳因此得北攻天井坡上寨下河南
成早及諸屯聚皆平一降者十餘萬且以秦關又渡
河擊朱鮪鮪走追至洛陽環城一匝而歸移檄上狀
諸將皆入賀并勸光武即位

鄧禹見王於鄴即言欲據河內至是又云更始舞
劍王李軾奮河內尚書鄧禹拔劍各十餘萬衆王患
焉將取河內以迫之謂鄧禹曰卿言吾之有河內豈
高祖之有河內關中非卿何誰能使之方晏然高祖
無西顧之憂吳漢之能御軍之矣復可再舉諸何焉

曰奈何蓋優文武有御衆之才非獨吳可守河內也
乃拜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取純從光武擊曹寶於射犬純軍在前往衆數里
賊忽夜攻純南射營中十餘人傷純部曲堅守不
動遇賊死二千一人保持彈藥各得三天使衛校行
純出賊後齊聲呼噪還營賊驚走追擊遂破之
純騎白世祖世祖明日與諸將俱至營持純曰昨
夜固守純曰賴明公威德幸而獲全世祖曰大兵不
可夜動故不相殺耳純從後擊王郎軍馬折尾追還
諸懷宮

劉隆爲更始騎都尉聞世祖在河內即追及於射犬
以爲騎都尉與馬異其壯拒朱鮪李軾等
純則從擊曹寶赤眉於射犬大破之期轉車則擊之
手殺傷數十人虜獲二創而賊力遂破走之

岑彭其兵皆輕捷彭乃進擊入破之
已去彭河內朱鮪大出射擊彭時天霧船以彭爲
光武即拜拜彭爲大將軍事與馬異等圍洛陽數
月朱鮪等皆平不肯下帝令彭往說之無即許降後

五日乃面縛吳彭俱詣河陽帝即解其縛召見之
賈復爲都護將軍從光武擊曹寶於射犬大破之
中賊陳隆不却光武傳召復曰上言降可且朝復
復曰先破之然後食耳於是被殺先登所向皆靡
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

吳漢於建武二年春率諸將擊鄧山賊繁伯都等
及河內修武悉破諸屯聚車駕親幸撫勞
陳復於建武二年秋爲犢師人將軍擊金門白馬藏
於河內省城之

鮮于焉知都尉已殺乃共隨兵輔中降於河內帝
見水南曰卿奈何在水南帝曰臣事更始不能
令全脫起以其衆幸富貴故悉能之帝曰卿言大而
意不悅將攻卿未拔帝謂水曰我及漢一日而兵不
下關東長風懼可且將故人曰在城下將之即拜末
爲議議大夫幸權乃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
降帝大喜

伏降於建武二年南宮光武親接之微范升詣
懷宮拜建武二年與諸將入其國南擊弘農嚴新柏
華等賊
建武六年伏諸將於滎陽分軍士於河內
明帝近出觀擊城欲遂校河內東平王蒼上書
請帝幸還宮

明帝永平十三年夏四月辛巳帝幸梁園巡行河渠
遂渡河登太丘亭上廡
章帝建初七年九月甲戌幸德陽東池幸津津河內
章帝元初三年正月辛丑帝幸於懷

安帝永初二年春河內微是年河陽城中失火燒殺
千餘人
五年先零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南奔渡河使
北軍中候朱詡將五營士屯孟津

安帝永初九年詔遣兵河內通谷衝要三十六所
皆作塢置戍以備寇
安帝延光二年三月甲午幸東平至東郡歷觀郡河
內王虔車駕還京師

桓帝延熹七年六月十二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
長可數十丈
靈帝建寧三年正月河內人饑食人
何進將謀宦官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河內
燒孟津大駭城中皆以誅宦官爲言

獻帝初平元年何進召董卓使將兵詣京師討張讓
等卓未至進散中常侍段熲等劫帝走小平津卓將
其衆迎帝還宮
關東兵起討董卓董卓結爲盟主紹與河內太守上
正屯河內董卓卓遣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胡修
起鄴校尉王瓌安集關東行至河內紹使王匡悉收
擊殺之

河內太守王匡遣太山兵屯河陽津將以圖卓卓遣
延兵若將於平陰渡者潛遣銳衆從小平津北渡繞
擊其後大破之津北死者略盡
昭帝兵起寇冀州刺史李都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從
居野王司馬胡堂曰野王之險宜權處派淵與野王
即是也今去彼而居此是避明亡之朝耳且君國
人之望也今欲去而先生帝帝山之縣必略是拔動

民之心而聞奸宄之原也竊爲郡內憂之郤不從邊山之民果亂或徙或爲寇鈔

曹操詣揚州募兵得千餘人還屯河內

河陽

初平二年袁紹在河內雲中張揚往歸之於扶羅

初平二年曹操追黃巾至濟北懸靡之邊使河內太守張揚欲假途而至長安揚不聽董昭說揚曰操天下之英雄也豈邇其上事若事有成未爲深分揚乃許之

李郭之變車駕過砥柱山孟津州太陽幸李營河
內太守張揚使數千人負米貢餉乙亥帝幸安邑丁
卯張揚自野王來朝謀以乘輿還雒陽諸將不聽張
揚還野王

建安元年董承張揚欲以天子還雒陽楊奉李樂不欲由是諸將更相疑貳韓暹攻董承承還野王後昂蝗蝗食盡奉還承乃以天子還洛陽出其關下軹道張揚以食迎道拜大司馬

建安三年曹操擊呂布於下邳河內太守張揚素聞
布善出兵東市遙爲之勢揚將楊醜殺揚以應操則
將醜固復殺醜將其衆北合袁紹四年春醜固屯尉
犬曹操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渡河擊之使河內士

神走操怒曰神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舫
犬生禽种操曰唯其才也釋而用之

奔走渡河，殲因其牛濟濟之賊，復大敗死者數萬，流
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掠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
大振，常曰：昔我掃黃巾於子津，當此之時，謂天下
指麾可定。

民罪負便收之考續錢穀贖罪稽遲則議袁宗胤以
崇威嚴溫人常林叔父樞客爲諸生所白巨怒收治
舉宗惶怖不知所責多少樞繫者不救林往見匡同

縣胡毋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臨吾鄴郡郡未
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唯所擇用今主上幼冲
賊臣虎據華夏震懾雄才奮用之秋也若欲誅天下
之賊扶王室之後智若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和何

征不捷苟無恩德任失其人覆亡將至何暇匡翼朝廷崇立功名乎君其冀之因說叔父見拘之意彪即書責匡匡原林叔父

十年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謂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固請爲之及橋成帝從白寮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無所施其巧

於渙水倫兵大敗襄軍而走成王命溫縣舉趙子
倫戰士萬四千餘人

遼帝大安元年九月丁丑，突於河陽。
二年，成瑊于頔以降，棧等軍南向，洛陽列軍白翎，抵
至河橋，故年開縣百里，帝屯於河橋。
瑊即王，帝從帝在鄆，悉及，將將逃歸國，瑊先勅周津
無得用費人，帝于河陽爲津，止，止徙者，宋典白，帝

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后氏俱歸國
爲陰之敗城都王迎帝於鄴王浚東顧公騰起兵討
顯候騎至鄴郡中大震衆潰顯遂將帳下數十騎奔

帝南奔至溫將謁陵帝喪輓從者之覆下并流涕
東海中尉龔治以張方劫遷事駕勸司空超起兵討
之秋七月越傳檄山東征鎮州郡云欲糾率義旅奉
迎天子還復舊都是時越兄弟並據方任於是范陽

王斌及王授等共推越爲盟主越率甲十三萬西出
薈城屯榮陽越水制以豫州刺史劉喬爲豫州刺史
以城館豫州刺史喬以非天于命發兵拒之太宰顯
聞山東兵起甚懼使成都王穎領將軍劉襲石超王

聞據河橋爲劉翥奪獲劉弘遣僧及越書欲使解
釋結同獎上室皆不聽越弟平昌公模自郡遣將軍
宋胄趨河橋太宰隨使却輔殺張方立方頭於越以
請和越不許宋胄襲河橋樓裏西走模遣前鋒督護

陽

懷澤水島一年漢王劉鄩遣軍將軍李德等十將
南據太行王嗣至洛陽王衍遣諸將廉敗之端走渡
河與王嗣自根關入平陽劉元海使魏劉曜寇河
漢徙王嗣於上黨及將軍趙國河內太守宋
以張常將軍太叔宣石勒與王季連擊捕殺之河
內人皆擊以隆督將軍劉政擊常自萬里王劉
以張氏河內太守劉曜劉曜寇於石堂克州刺史
演河內太守郭載遣兵救之蕭分兵追戰於河北敗
之

劉曜攻河內太守郭載於懷列三屯關之飲食盡
去子為質請糧於郭載郭載復襲城郭守慮恐郭載
子於河而敗之載投李矩於新鄉矩使郭載迎之
兵少不敢進劉曜遣張聖帥五百騎騎南長安通
矩督知說聖使擊漢兵聖見不戰而走載連帥無
歸矩

劉曜攻河內石勒率驍會之攻冠軍將軍梁王於武
德懷帝遣兵救之勒南諸將守武德與王季連於長
陵下諸將勒郭許巨歸城而通軍人統之勒馳如武
德抗降卒萬餘載下之罪而害之王師還還河北
諸軍入塞

傳經以空持節都督通軍事懷帝時洛陽陷後傳
檄四方徵兵兵承自屯津小城
元帝建武元年趙國與河內太守郭默侵漢至絳石
司律征武元者三萬餘人劉曜遣之殺漢陰人
固擊引歸太叔宣劉曜生王步騎十萬屯小平津
劉曜使劉曜等代趙國大於小平津營李矩使郭載

郭載固寇載等皆濟縣縣縣不為備與載潛孔
傷大半走臣陽郭載等謀其將器器軍會不可
勝數及日見兵等多少收載果攻之漢主劉曜范
勝帥助之與載等苦戰十餘日不能下李矩悉
兵救之漢兵陷河內守李矩李英固與虎平
在虎平西四萬自根關內入擊趙河東之者五十
餘縣

劉曜攻石牛於金場分道諸將攻河內野王太守尹
矩降之
石道關李龍屯屯於河內龍王仲通張石固等司
續運運道於平城其說運曰龍下長且賁帝亦有
意於龍下但求王昏急為計西侯个立師宿
衛空虛版下若庫強到之計鼓行而討之其誰不
門而戈而龍下者李德從之遣百騎擊其趙郡
杜林林以女召德德取之乃以趙郡為河內太守成
溫王為將軍將軍成德謀兵母於小無西義戰而
自稱晉征西大將軍志氣而西行至萬津河梁口
漢主郭載帥兵自河內入見王高季良曰樹人決
善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此及黃泉不
相見也既而梁橋自平人眾離離而進

趙之亡也其將高昌善已而降晉又降晉自平燕
河內太守呂護月其眾遣使來降其護黃州刺史護
欲引晉兵以美都太守信將兵五萬冠軍將軍皇
甫翼將軍萬人其子之燕兵至野上護要城自守信
曰老賊護護多我親其子備未得兵城中無糧糧
外無救援護護高昌守而守之休兵食士離間其
黨於我不勞而戰勝日是不過十日敗之必兵何為

多殺士卒以求日夕之功乃長最守之謂野土
數月呂護遣其相張與山微傳顏縣之城中日經
早雨與祇郡將乃護勢守必必降祇而殺之府所
守士卒多饑餓守不降祇深怒之乃乃多乘機
密夜行者護會黃果夜夜殺祇殺祇黃果亦不得
出太宰伯引兵擊之護死祇始於黃果於子黃果
皆存護將兵治其度食

泰河內太守王季連以郡降於
是將軍劉曜與太叔人根關攻秦州刺史魏督於
呂護復敗降與無人殺之使攻洛陽台援兵至護退
守小平津中流矢而卒無段殺事北護
燕太守伯將取洛陽先遣人招納士民遠近諸地皆
歸之乃使司馬悅布事於平津
魏督從等勸燕太守張季連不聽于農口言
不進人於給其食是以大地震震地以日為夜
間常在河陽大敗果於水地自落不日獲旬日
北郭輕相助助郭端小諸官支能之取討之權翼密
遣別士邀擊於河橋南擊於中軍城之自洛陽來
後以渡使車若河河水已衣乘已馬與使車渡河橋
伏兵發關馬渡使

慕容垂司馬斌大業公不配重兵千道有飛龍
為之謂飛龍曰垂為一軍之統郭為謀臣之官聞
先李提以兵謀事重其子於河內慕容兵其
最近乘至二萬殺有飛龍飛河河度飛龍可謂譚集
兵於河內之沙地渾渾集兵一萬餘人攻晉王拔之

慕容垂遣慕容暭略地河內攻陽城克之

慕容垂討慕容永胡單部西月餘不進未往之以爲

太行道寬疑垂欲遁取之悉徵諸軍屯朝陽杜太

行車引大軍出山口入天井關

姚興與洛陽將軍張猛謀討慕容永

慕容永未至張猛敗慕容永遣使以六十

北朝太宗泰常二年洛河內有慕容子必攝越民

能逐殺慕容子實之

河西劉虎聚結流民反於上黨南渡河內太宗假叔

孫建安平公慕容公孫永等討虎斬百萬餘級餘衆奔

走投石而見水爲不流

于栗磾爲鎮遠將軍河內鎮將撫新邦其有威惠

劉裕之伐燕歸也栗磾慮其北渡遂舉軍於河上製

自守勒禁防嚴密戶侯不遇殺其懼之不敢前進裕

遣栗磾者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稽公麾下栗磾以狀

表聞太后許之因授黑稽將軍栗磾好持黑稽以自

標榜望而異之故有是語後太宗幸天津謂栗磾

曰河可乎栗磾曰杜預造橋還事可想乃縱大

船橫橋於治坂六軍既濟太宗深嘆美之四月幸

早城關月幸河內北伐大行幸高都

太尉裕部將軍王仲連入雷臺太宗詔叔孫建興丘惟

自河內向枋頭以觀其勢

宋劉劭之攻河內守南界世祖以安留爲冠軍將軍

將軍諸軍擊之克之追將姚襄渡河攻治坂頗

世祖崩太傅等之等北伐合昌黎公元途河內

高祖孝文二年太上皇南遷至於懷州所過問民疾

苦賜高年者帑布田布

高祖手書以天子御機代高祖還屬邑人並之

河陽李靈以兵守之陳侯所供相食發疾而亡

顯目而劉子元孫未嘗相謀逆高祖使將軍與

王融率軍討之河陽諸侯始以相率常服於河

陽城

高祖使于文輔檢行牧馬之所驅視石濟以西河內

以東距黃河千里爲牧地遂置牧廩於河陽常畜成

馬十萬匹以振京師軍警之備

高祖太和十七年九月車駕濟河諸將并肆所遇

四州之民自年以上服縣令九以上賜爵二級八

十以上賜爵一級七十以上賜爵一級縣無獲不

能自存者粟人五斛自二十者倍惠義文武應求者

皆以名聞

高祖十七年十月帝將南伐詔遣河陽

太和二十年九月戊辰車駕謁武於小平津

京兆王倫謀逆被殺赴京師至野王倫諸人曰雖

上上慈深不忍殺我台亦何面目見至尊於是獻獻

流涕絕氣而死

世宗幸鄴還於河內懷市視射矢一里五十餘步

倚中顯等參伏見親視孤矢臨恩下聖武自天

大獵中顯等二百九十餘步皆伏惟陛下聖武自天

神基風茂功會賜樂之初鼓鼙聲聞之後鼓棨夜登

路曰此乃乃卿小兒何足以示後葉而重啓也荷荷

以爲然亦豈容有異便可如諸遂刊銘於射所高懸

爲之辭

肅宗時尚書崔參列內都王屋山鐵針一手相銅

八兩廿廿銅官符證見在銘錢方實用銅處廣既有

治利並宜鑄錢貨之

元又亂政元略軍兵討之獲賊人河內司馬

始寶始寶與略軍兵討之獲賊人河內司馬

魏明帝廢朱榮兵官賜全河陽鎮立長樂土了

後宣太后聞之其懼甚召王公等入議遂用徐計

還李神執事東中別將李先護鄭李明守河橋

穆屯小平津築至河內進王相南迎于四月丁亥

潛自高渚渡河會於河陽南渡河即帝夜伐渡李

明開城納之神輒解其巾城不守即遣使召拉鄭

皆亡走太后嘉髮出朱榮召百官奉饗備法賀迎

於河橋造橋太后及幼七子河陰說之河平陶潛

引百官集於宮西北首以罪囚縱兵殺之死者二

千餘人

魏莊帝建元元年夏四月丙申夜渡河會歸朱榮於

河陽

莊帝在河陽賜還萬往易當於除時前門皆閉

爾朱榮之討葛榮也詔上顯王太穆爲前鋒次於懷

建義初北魏王元順南會榮立爲魏主王以兵將

時爾榮以三萬應順討以追孤首永安二年春

元大穆先平齊地然後和順進東行追榮得武平

日豈以性命爲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

西魏大統二年怡峰與李海守金墾時東魏圍洛陽宇文泰上圖解時即與東魏戰於何洛

大統三年司馬裔大軍東征奉所部從戰河橋

大統四年寇洛從周高祖與東魏戰於河橋身被七

創遂爲所獲歸鄴於地視其旁有馬因躍上得免

大統四年達奚武率騎一千爲周太祖前鋒與李弼

被莫多實貨夕進至河橋武又力戰斬其司徒高歡

敗之大敗降卒

武定初齊高祖與周文戰於山南魏壽亦西軍盡黑

蕃母懷文曰水能滅火不宜赤對黑遂改結黃時稱

周文入寇洛陽高祖使斛律金統劉豐大汗步薩等

步騎數萬守河陽城以拒之

暴顯從高祖與西師戰於山南高祖令顯守河橋鎮

據中軍城

東連中齊李弼於河內重戰等會屯以給河南之

費

齊世祖河清二年詔司空斛律光督五營軍士築戍

於軻嶺三年九月周軍三道並出使其將楊紹入軻

關冬十一月大尉婁叔大威則宣於軻關舍楊紹

信都芳心明秀衛家有巧思母精心研究成擊坑攻

常品人云習勝九妙機巧精微我有一流思不聞雷

驚之聲也爾更謂曰以律管飛灰候其震鼓候來云

又若思而不主辨試思之方謂思十數日便報延云

占得之矣然將和河內段季表祖對武之無後裔

河內未用術應節使飛灰即不動也爲時所重竟

不行用此法遂絕

北周保定四年大軍圍洛陽諸將出柵關劉白銀東

境二十餘年戰與齊人戰身常克獲以此遂有輕敵

之心時洛陽未下而劉探入敵境又不設備齊人奄

至大破柵軍擒敗遂降於齊

齊世祖巴道和明敏有才幹從武成帝晉陽奏河陽

台州與周建境落於河陽懷州永橋義舉各從

六州軍人并家立軍府安置以備機急之用從之

齊武帝六年周師入洛出山澤大船吳洋橋河清

絕齊永橋大都督太僕侯伏自永橋夜入中津城周

人既克南城周軍一旬不下齊石承相高阿那肱

自營陽舉之師大司馬周師夜還

周建德四年武帝東征李弼別攻軻關及河北赫

州監官

尉通過以隋文帝嘗權將國賢者謀舉兵助文帝

徵兵河陽以拜者爲萬九千人入武德軍於沁東李

寬等諸軍隨水相持不進持兵十餘里應軍少

却計得老寬半渡而擊之老寬困其却乃叱戰等進

討遂大敗老寬棄陳至鄧

尉通過爲州總管以老寬代之老寬疑其有變

與老寬密相其款乃馳還所轄梅道首令毀鐵壁

及劫擊以自隨又給將將曰蜀公孫主司多備何濟

沒魯厚而得停留日足不及時或動老寬以爲老寬

虛假無守備周師即知防是周東所迫若先往

據之則無暇不小乃入保河陽周師城內有射擊

八百人家事在焉見老寬輕來欲欲應到老寬知之

遂密遣東官司司稱道行分人諸洛陽受賜既至

洛陽道進不進因此解其謀不成

尉通過所署備同孫公處等聞周師舉老寬擊破

之進大懷解水備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老寬據守

固退至通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既在老寬據守

寬曰城小固苦攻而不投我軍城今就其大軍

得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舊臣未相服假令以
扶令之風使待之耳安知後所道者能盡服心前所
遣人獨致承恩又取全之事是實難即即令願易彼
將懼恐其逃過便須禁錮然則即公以下必有驚
疑之意日歸敵代將自公所望報報所以難遂越格
以之而敢如愚所見但達公 腹心明於智略為
諸將將來所信服者達至軍時使觀其情偽倘有異
志必不敢動不相持日若公不贊此言幾敗大事
即令高順雖驍行軍所為諸將降處

討逆迎之起兵也帝令韋孝寬伐之兵至河陽竟敢
先進帝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爾以父在
山東高順遂自清河合上自受命使發遣一人辭
母去孝者不能兩兼欲就路十里為驛於沁水賊
於上流縱火後順預為土狗以禦之既而焚燬而戰
大破之

討逆迎之擊宇文進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與
相文思等破逆向李馬車於懷州又與諸將擊尉
於求輸連先鋒陷陣俘虜甚衆
尉逆迎逃兵開懷州和與宇文述擊走之又破尉
於武陟每戰有功拜柱國

尉逆迎之擊宇文述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至
河陽與逆軍相對令家人梁默等數人為前鋒士悉
以負徒隨之而當皆破走逆軍至草橋
尉逆迎之總字文也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尉
帝令高順馳驅與逆軍相連連取者惟折而已迺
遣子悅盛兵武陟先鋒擊走之
尉逆迎之總字文也尉武牛以應州高祖拜楊大

將軍發河內兵擊尉之
平陳之後士詔為九府府司馬討歸還河陽與大軍
會

隋高祖開皇三年朝廷以高祖會廣自盛議於大皇
之備諸將皆言水大十二里高祖遂未下置河陽
等倉轉相漕注漕渠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
高祖仁壽二年河北大水
七年兵紅山崩河運流數十里
煬帝大業九年即有漢士諫起兵還共將舊良自澤
口循黎陽余公理曰太行下河內帝以史賢為行軍
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計謂軍云口余公理輕而
無謀才用素不足獨又高祖志謂其來可恃時無必
驕且河北人先不有兵所備雖市人而數以有奇之
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公理諫知之果屯兵於
河陽內城以備詳詳於是魏館南岸公理聚甲以當
之許乃補精銳於下流漕渠公理率衆臣之未成婦
淫殺擊人成之更遷黎陽討暴長等良列陣以待具
未後以衆車走其衆大潰

大業二年九月己未大濟源李御史大夫張衡宅資
飲豫歡
大業四年辛卯汾陽大河陽戰
楊元政起兵黎陽將擊東都以河內都主薄唐福為
懷州刺史唐福至河內聽在東都告之守王何尚書
樊子益等勒兵備禦修武縣民和率守臨清
楊元政反于又連從從進東帝召諸將令馳驅赴
河陽發諸郡兵討之
楊元政反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以禦之

方輿彙編職方典第四百二十五卷懷慶府部

李密造裴仁基王讓師二萬餘人襲回洛東舍破之
王世充營洛北悉衆擊李密密擊之大潰死者數萬
人世充雖敗而不放還東都還河陽時雨雪
密士卒既盡渴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於是河陽
縱以千數充自擊密謂裴越王制道使救之於是隋
河陽郡尉獨孤武都檢校河內郡丞柳榮等各舉所
部降於密

李密自溫縣歸金墉城王世充悉衆來戰密敗引
騎而還時王伯當守金墉城保河陽密自虎牢濟歸
之謂曰久苦諸君我今日自歸以謝衆衆皆泣莫能
仰視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殘
無助諸君必保富貴衆咸然之遂歸關
為君不守河東唐臣紹宗攻之其父行李斷絕君素
為水賊潛入於頤具論事勢浮之黃河沿流而下河
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
盧貞達懷州刺史決沁水東注名曰利民渠又派人
溫縣界曰溫溝渠以溉民賴其利

第○九六冊之○五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職方典

第四百二十六卷目錄

懷慶府部錄

懷慶府部外編

職方典第四百二十六卷

懷慶府部錄

懷慶府部外編

懷慶府部外編

懷慶府部外編

懷慶府部外編

懷慶府部外編

懷慶府部外編

懷慶府部外編

懷慶府部外編

懷慶府部外編

懷慶府部外編

懷慶府部外編

懷慶府部外編

懷慶府部外編

懷慶府部外編

懷慶府部外編

懷慶府部外編

懷慶府部外編

久變生何必得其來不如決流是役商胡召建德將

曹旦備糧二十二人飲之酒盡殺之曰別將高僧賢

阮君明尚在河北未渡商胡以巨舟四艘濟河北之

兵三百人至中流悉殺之有獻晉書水得免至南岸

告旦曰重寶爲備商胡既舉事始遣人告生世勳

勳與日連營間已有備遣與郭孝恪帥數十騎來奔

商胡復引精兵二千北襲阮君明殺之高僧賢敗衆

去商胡退走不及而返

去敬武寶建德曰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牢我若

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以重將戍之然後西鼓建德

地此上策也建德不能用

懷州總管黃君儉擊王世充太子元慶於西濟州大

破之

秦王世民督軍攻王世充寶建德將兵赴援軍於成

單梁宮板橋屈突通等請解蘭橈以觀其變世民

不許中分遣下使通等副將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

將騎勇三千五百人東趨武牢時正晝出兵歷北邙

抵河陽燧臺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見之謂也竟不

敢出

高祖武德二年七月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王世充

世充遣太子泰領懷州十一月來王泰與河陽走其

將趙國等以城來降

將軍劉德威自北行東國河內世充遣上谷公主召

鄭自洛口斷其糧道懷州總管黃君儉曰河陰攻趙

洛大軍屯北邙連營以逼之甲辰黃君儉遣校尉張

夜又以舟師襲趙洛城克之獲其將達奚善定斷河

陽南稍而還降其堡聚二千餘乙卯劉德威破懷州

入其外郭下其堡聚武德四年王世充懷州刺史陸

善言以城降

唐高宗觀上二年九月丁亥河陰賊中蕭幸白司馬

叛觀之歸懷州道水家來帛十一月辛卯如懷州乙

未觀於泰山

貞觀十八年正月懷州河清

高宗弘化元年河陰賊河陽城

高宗弘化元年河陰賊河陽城

高宗弘化元年河陰賊河陽城

高宗弘化元年河陰賊河陽城

高宗弘化元年河陰賊河陽城

高宗弘化元年河陰賊河陽城

高宗弘化元年河陰賊河陽城

高宗弘化元年河陰賊河陽城

高宗弘化元年河陰賊河陽城

高宗弘化元年河陰賊河陽城

高宗弘化元年河陰賊河陽城

高宗弘化元年河陰賊河陽城

高宗弘化元年河陰賊河陽城

高宗弘化元年河陰賊河陽城

高宗弘化元年河陰賊河陽城

高宗弘化元年河陰賊河陽城

高宗弘化元年河陰賊河陽城

高宗弘化元年河陰賊河陽城

高宗弘化元年河陰賊河陽城

高宗弘化元年河陰賊河陽城

高宗弘化元年河陰賊河陽城

高宗弘化元年河陰賊河陽城

以集衆觀糧餉制史以車載樂土數百皆未文諸服箱之牛皆爲虎豹犀象之狀上謂宰相曰懷州之人其強悍乎以前史爲散言
元宗開元六年賜懷州父老卹
元宗天寶十四年十一月甲子安祿山反先令何千年領壯士數千人討胡賊祿以車千乘包旌旗支甲器械先發於河陽
安祿山及封常清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顏泉卿起兵河北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緣山將蔡希德將兵萬人自河南北黎常山
肅宗至德二年郭子儀遣左兵馬使張用濟右武鋒使渾瑊之將兵取河陽及河內嚴莊來降
鎮西北行營節度使李嗣業屯河內北庭兵馬使王惟良謀作亂嗣業與渾瑊郭子儀討誅之
肅宗乾元元年安祿緒將李嗣業在河內與蔡希德渾瑊將將步騎一萬涉沁水攻之不勝而還二年李嗣業攻鄆城爲流矢所中傷兵馬使爲非元禮代將其衆初嗣業未沒段秀實爲道州長史知舊役事時諸軍屯成日入討賊糧餉秀實獨運薪炭象兵市馬以奉餉而行營相繼於道
乾元二年二月九日及使之兵潰於鄆郭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李嗣業河陽將城守師人相擊乃奔歸諸將繼至漢及數萬諸將相率京退保蒲陝都處侯崇川濟以蒲陝萬餘不知守河陽賊至并力拒之子儀從之使都郵使傅遊瓌將五百騎前趨河陽用濟以步卒五千繼之周發引兵爭河陽

役至不得入師去用濟役所部兵塞南北兩城而守之段秀實率將士及公私私糧重自野成義河待命於河濟之南岸焉非元禮至而單單三月史思明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
觀軍容使魚朝恩恐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秋七月上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爲兵馬副元帥士卒涉流途中使諸將子儀子儀之子我後中使李未行也因羅馬而去光弼以河東賊五百餘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望塵旌旗影彩皆驚是時朔方將士樂于儀之寬優光弼之嚴上相兵馬使崇川濟屯河陽光弼以徵召之用濟曰河朔非叛軍也來夜而入何疑疑之甚耶與將謀以稍殺突入來京還光弼命其士皆披甲上馬銜枚以待都知兵馬使因問思曰鄆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卿故能具兵餉今送李公而盈濟之足反也其可乎石武鋒使康元保曰君以兵滿郭公朝廷必疑郭公爲君之足破其衆也郭公曰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光弼以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率騎未歸光弼思用濟召不將主帥之命部將辛京果代領其衆也思明領軍濟河取汴州東勝攻鄆州李光弼整衆至洛陽留守李陟曰賊東勝而來利在接兵不利連戰洛陽不可守於公計如何陟請退守潼關賊縱以兵其就光弼曰賊數敗糧食思忌今無救矣五百里地則賊勢張矣夫若苦戰河陽北還洛陽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懸使賊不敢西侵此策得之勢也遂移牒河南尹使守其城光弼帥車士還洛陽諸將謂河陽爲守備光弼以

五百騎殿時思明兵已至在濟光弼當石橋而進及日暮衆屯徐行部曲聲震賊兵蹕之不敵退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一萬糧食支十日爲援按問守備諸士卒無不嚴謹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見光弼特具後退退白馬寺乃築月城於河陽以拒光弼
史思明引兵攻河陽城性強將劉仙仙詣城下挑戰龍伯特勇果是日加馬賊上傷馬光弼光弼龍伯特誰能取彼者使因思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左右皆將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因問所對曰願置五十騎出擊門乃爲繼繼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應曰克矣光弼曰計未交何馬亂流而退生謂惟思智曰見矣光弼曰計未交何以知之惟思曰觀其畏安聞知其勇矣全龍伯見其勇來甚易之將近劉伯孝德搖手脫之若非其爲敵首龍伯不刺而去之十步乃與之曰龍伯慢罵知初孝德馬良久因瞋目謂曰賊誰我乎龍伯曰誰也曰我我孝德也龍伯曰足何龍伯孝德人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噪五十騎繼進龍伯不及登城上堤上幸得追及斬首也之以謝賊衆大驚
史思明有良馬千餘逐逐日由河南洛洛之循環不休以少多充命命索軍中北馬得五百匹繫其駒於城內候思明馬至水懸索出之馬驚不已思明馬悉浮河而西時賊之人城思明引劉戰戰船自緩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逆風燒浮橋光弼先射丈長竿數百枚以日本水其根混流鐵又直其首以迎大船而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焉又以又也戰船於

橋上發砲石擊之中者沉沒賊不勝而去

史思明見兵敗於河津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又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希範守其糧曰賊將高延壽李日越輸文於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人來劫我且去汝待於此若賊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喻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兵於邊城今出在此成擒矣汝以鐵騎衝鋒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五百騎赴橋下希範聞棄休卒吟嘯相視日越怪之問曰司空在乎曰夜去矣兵為日十人將誰曰希範日越設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範而歸其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範與之俱見光弼降一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延壽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擒任必思奪之矣

史思明復攻河陽李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我不至任棄之抱玉許諾勸兵拒守城上隔抱玉給之曰復請戰賊怒攻之抱玉出有兵表裏夾擊殺傷甚衆董泰從思明寇河陽後率其衆五百枚備突圍降於光弼時光弼自將屯中渾城外置柵欄外穿塹深廣一丈賊將周智合南城北力攻中渾光弼命整非元禮出動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光弼自於城東北開建小旗以望賊賊恃其衆進逼過城以車戰攻

具自懸營表旗野三節各八意以盡兵文開闢為門

光弼望賊逼城使諸將各視中承視賊軍開柵過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賊乎光弼曰欲賊元禮曰欲賊則賊為我軍軍何為守之光弼曰若吾所不元禮俟後而開柵放死王英出擊賊執走數百步元禮度賊無來未易柵稍乃復引退須其怠而擊之光弼言何為力退入柵中賊亦不敢進良久鼓譟出柵門奮聲破之

周智復引兵趨北城李光弼遂歸衆人北城登城望賊曰賊兵雖多踴而不登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將破之乃命諸將出戰及期不決合諸將問曰向來賊陣何方堅壁曰西北隅光弼命其將郝廷玉當之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三百又問其大將者曰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惟良當之惟良請騎三百與之二百光弼命其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旗既綬任其得利而戰吾意既顯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決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膝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戰不利諸軍前死於敵我自負於此不令諸君復死也諸將出戰垣之廷玉奔還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易馬迎之僕聞懼思及其子馬戰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思父子顯見使者揮刀驅來更前決戰光弼連破其旗諸將奮死投擲動天地賊衆大潰斬首千餘級捕虜五百人溺死者千餘人周智以數騎遁去擒其大將徐瑋王季素授其節度使安太清走保懷州思

明不加整收而攻南城光弼軍俘因歸河示之乃通

史思明攻李光弼於河陽周智以兵二十萬降賊下治備貞觀設卒數千警數門出自旦及午苦賊破之光弼表為請同三司
上元二年二月李光弼及懷州史思明敗之光弼迎戰於沁水之上破之斬首二千餘級三月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城下四月破史思明於河陽西清斬首一千五百餘級十一月李光弼攻懷州百餘日乃拔之生擒安太清

上元二年上救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不可輕進中使相繼督光弼光弼不得已使李抱玉守河陽與史思明戰於邙山官軍大敗光弼走保南宗寶應元年十月以維王逵為天下兵馬元帥會諸道節度使及同統進討史思明義代思惟思同年章事以討逆成反澤潞節度使李抱玉自河陽入辛未制義謀於諸將阿史那承慶曰唐與同統俱來其鋒不可當宜退守河陽以觀之朝雖不從王甲官軍至洛陽分兵取懷州於西拔之乙亥大破朝義於橫水官軍進克東京及河陽城獲其中書計杖虜子袖等懷思聞同統可汗當於河陽回紇入東京謀行殺將悉所掠資貨於河陽留其將安守守之
代宗大曆十一年三月河陽軍亂遣監軍由道徽出城大掠三日庭蘭成備而回入誅亂者數十人乃定德宗建中二年馬燧討田悅奏求河陽兵自助詔河陽節度使李光弼將兵會之
建中四年李吉甫以爲故州打賊東都河陽皆兵本

以制機傳今改正歸順則河陽爲內通不應屯重兵
以示信阻以河陽爲度使馬重引爲汝州刺史充河
陽使汝州使使理汝州及弘正節校不使射轉其
年錢二百萬路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爲高也
德宗貞元四年七月自陝至河陽及溫河水盡置
順宗貞元五年夏河陽經略使
德宗元和十一年東都奏焚相府倉
憲宗長慶元年七月河水志三

文宗開成元年河陽亂節度使李承懷州軍士
焚府署殺二千大掠數日方止詠長安人寓籍
禁軍以略得方鎮時所交至貪殘不法其下不
堪命故作亂貶詠潭州長史

武宗會昌二年澤潞劉從諱遣其子俱自爲面役
五月命河陽節度使王茂元以步騎二千守萬善制
制奉劉從諱及子嗣官官王元達爲北面招討使
何弘敬爲南面招討使與王茂元合力攻討六月王
茂元遣兵馬使馬繼等將步騎二千軍於天井關南
科斗店劉從諱遣牙內十將皆後將一千拒之八月
蘇茂卿殺行季養濟河陽大將馬繼等焚掠小寨一
十七北懷州繼十餘里茂卿以無劉從諱之命故不敢
入

王茂元告黃巢劉從諱遣將張巨劉公直等會薛茂
卿共攻之期以九月朔圍萬善之西公直等潛掠先
過萬善而引里焚官店引兵繼之過萬善規知城
中守備軍弱試尋有功遂度之曰城且破乃使人
告公直等則乘城軍過至茂元困急棄棄城走
都慮後至意蓋爲諷曰賊衆自有前知有堆店千

在此乃亂耳今表成軍雖至尚未合開侯射走則

自潰矣雖曰強留茂元乃止計日將公直等不至巨
引兵退歸澤山從前縣白和對曰追兵近矣竹心
人馬相阻難進余從者甚衆

上以王茂元王宰兩節度使共處河陽非宜李德裕
奏茂元智更事而非將才請以宰爲河陽行營攻討
使茂元病愈止合鎮河陽病困亦免他處九月辛卯
以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丙午河陽奏王茂元薨

王宰兼河陽治軍嚴整嚴義人甚懼之茂元將以
斗暮之功意望超遷或謂劉稹曰留後所求者耳耳
茂卿太深入多數官軍此節所以來益差也由是無
貴茂卿懼惡密與王宰通謀十一月辛卯引兵攻天井

關茂卿小戰遂引兵走宰遂克天井關守之關東西
塞關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進攻澤州與劉公直戰不
利公直棄縣遂後王尹關甲戌宰進縣公直大敗之

會昌三年秋以河陽尹敬斯爲河陽節度使孟觀察
使王宰將行營以捍賊斯俱領領而已
會昌四年九月詔以澤州隸河陽節度

劉稹初拒命村牧上李德裕書有曰若使河陽萬人
爲堂堂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義養
宰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糧甲資潤一千弩手極其上

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矣夫時德裕制置澤潞亦頗
采教言
僖宗乾符五年黃巢攻衡南遂攻葉縣葉縣諸將河陽

兵千赴東都衛官屬
黃巢之亂分司司李嶽罕南書印走河陽
黃巢之亂遂陷懷州李嶽罕拔河橋遂取河陽樊井邑

殺人流尸於河

僖宗廣明元年黃巢以諸將爲河陽節度使葉莊
鎮魏元果督兵拒之葉莊與迎葉元果遂奔行在
從東幸至八月即以爲河陽節度使

僖宗中和二年五月加河陽節度使諸葛爽同本年
事六月魏博節度使韓勣有棄升之志自將兵攻河
陽賊諸葛爽於修武與魏爽連奮前兵成之二年泰
宗史館修改鄭州不下東復發魏河陽引兵擊河

陽賊連罕之迎戰於武陟魏兵大敗而還
中和四年李克用將兵五萬出天井關河陽節度使
諸葛爽以河橋不允屯兵萬善以拒之

僖宗光啓元年河陽節度使諸葛爽大將劉經張
全義立爽子仲方爲節度使與李罕之難制引兵襲
罕之於龍池爲所敗罕之將度河經道張全義將兵

拒之時諸葛仲方幼弱政在劉經諸將多不附全義
遂與罕之合兵攻河陽爲經所敗罕之全義走保懷
州

孫儒陷河陽而後諸葛仲方奔大梁僖宗自稱節度使
張全義據懷州李罕之據澤州以拒之
三年孫儒攻懷州屠滅其人焚其廬舍而去孫儒僞

去河陽李罕之召張全義於澤州與之收合伶衆罕
之據河陽求援於河張全義用表罕之爲河陽節度
使初罕之與張全義相親得款其罕之勇而

無謀性復貪暴意輕全義聞其動偷力協攻之曰此出
合一大耳全義聞之不以爲忤罕之徵求無厭全義
竭力奉之其最畏之者罕之攻晉州獲潤節度使王

重慶督署以爲之長滑發出兵夜乘虛攻河陽黎明入三城罕之歸垣方是今義恭作其家遂兼領河陽節度使

李罕之求救於李克用克用以其將康君立爲招討使督李有孝薛阿相史佩安李俊安休休五將騎七千助罕之攻河陽張令義嬰城白守城中食盡求救於朱全忠全忠遣其將上進等將其數萬攻河陽李有孝令李罕之以其兵攻城自帥奇兵迎戰於溫河東軍敗安休休懼罪奔蔡州汴人分兵截斷太行道康君立等引軍還表上進爲河陽節度使李罕之爲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自張王督緣數百里間州縣刺史縣無令兵田無麥禾已無烟火殆將十年

僖宗大順元年李罕之引河東兵圍河陽丁會牛存僖敗河東兵於武河

昭宗大順元年河東叛將也兩殺潞州守將李克恭降朱全忠全忠遣易爲周入潞州李克用遣唐君立攻之從周走河陽九月全忠入河陽

張澤韓建爲李克用聘將李有信所追擊王屋至河陽散民爲爲機以濟州師從之失殆盡

大順二年李克用南巡潞路李懷遠

昭宗大順元年朱全忠昭宗至州未赴河陽節度使趙光祿以伯國節度使張全義兼河陽節度使

昭宗光化二年李克用遣李嗣昭將步騎三萬下太行攻懷州李之妻攻河陽陽後停言不意其至

俱損失擁昭昭攻其千馬城食祿國軍聞警引兵救之力戰於潞外河東兵乃退

李罕之在澤州日以兵鈔使上開居民屯聚摩雲山罕之恐攻殺之立柵其上時人號曰李摩雲後罕之背歸梁梁以罕之爲河陽節度使行至懷州以疾卒

今狐是日河陽微入子開鄉暴風有傳將回官馬在道旅馬駭馳到京公使大將將藥共通以檢校常侍代鎮三城將劉道讓張馬莊權權之山以東請一字爲押公授李以口應張習與九帥唯忘傳人房例開鄉常侍官開馬

裴公天刻意節操與循適頗作行著凡有詔法濟源枋口建化咸寺僧粉額以休休題他日見之嘆曰自若以袖撫面而爲書之字勢奇絕見者嘆賞某公美志操堅正重臨野兄弟四人學於諸諸刻室公天經年不出室門左肅輝宿後味賦詩虞人有以鹿爲費者兄弟思之召公天共食公天曰我嘗窮生菓食不充今日食肉異日何繼無立改題獨不肯食牛有節事諸君美於河陽與李仲嚴其往曰天下河

滿當得某事之乃卒其從十餘人歸未過李罕之之圍張全義於河陽全義乞其於溫以存常故李罕之知其開道使以兵而歸足時歲機兵行之食存粹以金帛就民易乾葛以食軍擊走罕之

梁朱溫開平元年以河陽節度使張全義爲義武上開平二年朱溫遣使招李福於定難忠告兵機西京以李忠安爲都指揮使將兵福入屯河陽朱溫遣兵兵出澤州逼懷州既而前其在絳銅時口口無足應也十一月溫遣趙普會命王審仁等將兵擊之景仁自河陽渡河會趙普帥兵於那洛

梁乾化元年王景仁等敗於柏鄉河朔大震復以楊師厚爲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散兵旬餘得萬

人
乾化二年六月友珪統逆八月十一日龍驤軍三千人成懷州者團結於州南十五里華村黎明潰亂東走所過輒掠遠在成威等討之
唐莊宗光武末李嗣源引兵而南滑口從將將騎兵扼河陽橋

石敬瑭反以張敬達爲太原四面排陣使敬達發懷州形聖軍成虎北口其指揮使張遵善河東收遠告敗於唐唐主大懼遣得彥德洛陽步騎兵屯河陽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爲用彥德恐其爲亂不敢求之以法

唐同光二年上道皇弟存渥子繼發迎太后於晉陽庚申上出迎河陽從太后入洛陽
唐明宗入城一年六月庚子辛酉司馬坂祭虞祇神唐帝親征至河陽心懼北行召宰相樞密使議遣方略處文紀希帝旨車駕宜南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觀覈苟不能解圍還亦未晚帝訪於僧人無

車馬不可歸太行唐帝入懷州憂沮形丁神也但日久聞愁悲數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勿言石即使主知相聖地劉延嗣在明敗於懷州唐主召李松謀之松即唐主南還從之唐主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府彥德乘舟奔至河陽陽日於唐主曰今晉兵天下河水復沒人心已離此不可守已丑唐主

合河陽節度使其從簡等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

晉帝至河陽其從簡迎降唐主命李審虔等將千餘騎至白司馬坂行戰地有五十餘騎卒於北軍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可戰誰敢立於此乃還

晉高祖天福二年張從賓延光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張宣使上將軍張繼作知河陽南

謂曰宗社危若將就難能為脫死耶益曰願假銳卒五千人破賊必矣以益為行營副都部署大敗其衆

從賓乘馬入水溺死晉祖并封河陽二城節度使天福五年范延光請歸河陽私第帝許之延光重載而行西京留守楊光遠兼領河陽其日盧萬子孫之思奉延光叛臣不家汴洛而就外藩恐其逃遁

入敵國宜早除之晉帝不許

開通元年杜威為北行營都指揮使以備契丹遣李穀南至懷遠營糧密奏大車危急之勢請發兵守河陽以備敵之奔衝遣將軍關勳走馬上的諒以西京留守景延廣成河陽契丹主至相州即遣兵趨河陽捕延廣延廣合卒無所逃伏往見契丹主於封丘

大福十二年契丹主以船數十艘載寶物使將自汴汴河歸其國會武行德將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行德與將士謀曰今為契丹所制將還去耶里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豈非良策乎衆以為然相與殺監軍使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從從動以兵送張崇美之歸汴行德遂乘虛入汴

河陽張繼行營為河陽都部署行從弟行友率熾表聞趙晉陽

契丹遣方太師洛至鄭州成兵其迫太師鄭王武行德使人誘太師曰我神機也公無微此地今處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陽為行德所殺

契丹契丹乘機起勳與吳王親朝還復懷州以武行德為河陽節度使會合臣議議取蘇達吉等曰史弘肇大軍已屯上黨契丹繼進出并抵孟津為便

司天奏太歲在干不利南行宜出晉絳抵陳從之崔延勳與吳王親朝合兵還河陽張過帥衆數千救之戰於太行南張威克武行德出戰亦敗閉城自守我朝欲又之延勳曰北軍已占得此城何用且

截一大猶可惜光一城乎聞史弘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係澤州弘肇將名王勳等擁衆北還

周世宗顯德元年世宗新開北漢兵入寇自將禦之三月乙酉帝發大梁與主謀州帝欲兼行速遣控扼都指揮使趙延壽引合兵討好謀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俟之好謀言於帝帝怒曰汝安得言此必

為人所使言其人則生不慈死安好謀以實對帝命並見械於懷州獄王辰遣澤州與北漢軍遇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惶惶帝志氣益銳矣

愛能何依官於北漢北漢既敗愛能何能南走劉詞遇愛能於崇寧等止之揚言官軍已敗鎮大河不從引兵至復與諸軍等之帝路廣州好過之因

薄辭詞引兵與北漢軍等之帝路廣州好過之因顯德二年孟州河決

顯德三年世宗親征淮南河陽節度使白重贊逃北

漢乘虛入寇緣先守備且諱兵於西京西京留守王晏初不之與又慮事出非常乃自將兵赴之重贊以晏不奉詔而來拒不納遣人謂之曰令公昔在陳服已立大功河陽小城不煩杜若繁榮性而還蓋洛之民數日驚擾

數日折從既還矣嗣李處恭可引會李繼勳領河陽諸將以石勒繼勳初不感德因會將吏更討處恭連四發中的繼勳大奇之令升堂拜母母極哀涕得掌河津處恭曰繼勳曰此律往來者皆有慈焉不可不察也居數月果得契丹謀者案之有與西川江南

壤者即遣處恭都送關下

宋太祖建隆元年即位別昭義軍節度使李筠起兵潞州從事聞丘仲卿說商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事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虎牢據洛邑東向而擊大義於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帝遣石守信等擊之勳曰勿縱筠下上有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五月詔親征李筠命韓令坤屯兵河陽

建隆二年孟州河決

內

建隆四年河陰孟州環堤

太祖開寶五年十月庚子等河陽節度使張仁超率親衆

六年懷州河決濟民居田曠甚衆

李筠叛命李崇矩率禁軍數千人屯河陽以所部破之

太平本不與國二年河陽溫縣

三年五月懷州河決

七年十月河決懷州武陟書民田饒縣河民租

八年十月河決懷州武陟書民田饒縣河民租

大宋淳化元年王州河漲

真宗景德元年遣使撫諭懷孟等州放使壯歸農

四年西幸還出河陽

真宗天禧元年三月令作清原濟州流民

仁宗明道二年

三年南幸

仁宗慶曆六年嘉禾縣飲同額

英宗治平七年黃河一河溢

神宗即位歲南京畿內鄆五州因罪一等民役山陵

者謂其誤

熙寧三年降南京河陽罪一等

五年河陽陽學起陳泉山

七年二月發常平米賑河陽饑民

十年七月河陽河大溢懷南金源居民

神宗元豐二年河陽產麥懷州不合德

元豐三年三月降南京河陽罪一等

六年懷州大旱糧同德

呂正獻公守河陽范蜀公司馬溫公往訪之其說燕

曰雖有石玉堂金馬三朝侍從之臣濟洛洪河千古

圖書之史

曾公亮為昭文相以疾乞解授政除河陽二節使度

使主建瓦內相宣制聖神宗額至嘉祐戶部遂臨

路于之邢而得珍珍獨排立之林願注笑曰此句

甚熟想備下多時日或如聖訓

宋神宗患馬政不善詔河北分置庫收使又並都

監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為監生監

元豐七年懷州黃河大溢大田損折壞廬舍

元豐八年十一月減南京河陽罪一等杖以下釋

哲宗元祐二年懷州不與懷同德

紹聖元年二月減南京河陽罪一等是年武

勝縣不合德

宋授以澤州司理馬河陽發述列百自濟惠之官

見道上軍戶若剛刺武者其美籍懷縣之不治既

至河陽得因盜六釐設入而薦之如是十餘年檢其

家猶得獲捕未殺者七人縣吏與市井少年共為風

雲月言窮治其因數皆法外刑之而流其家入

徽宗政和二年陽學起陳泉山

邵伯通于子文康節先生之子以馬特授大名府助

教初等確之相也神宗朝哲立立昭宗自冀州移河

陽諸確確定軍事及司馬光下康詩圖恩召康語

河陽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往通先兄

朋友康曰已歸之伯溫曰恩傾巧或以事受公休若

從之必為異日之悔康竟在恩果勸康作書稱確以

為他日全身保家計康翌年登科事恩又出光門

下康遂作書如聖言聖以康為光子言確有定策

功必見信既而聖言以康為光子言確有定策

連日夜諭確功不休日以康書為証證不悅會吳為

厚奉確時訪康政與安世共諫確且論思罪

亦康康分析康始悔之

徽宗時幸濟源蓋山

欽宗靖康元年以李綱為兩河宣撫使綱赴兩河

河陽十餘日綱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大懷州遊戰

軍期兵集大舉而朝廷降詔賜所起兵調上疏言狄

高馬肥敵深人宗社安危殆未可知今河北河東

日告危急未有一人輸以討其求乞何補集之兵

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計紙罷之臣

恐後時有所歸名無復應者矣陳上報

神師道射兵河陽金使王禹來聘其術知金必大舉

上疏請幸長安以避其鋒以守禦事付將帥朝廷

其供名選

粘沒喝自太原趨汴所到破賊至河外宣撫折衷

以兵拒之夾河而軍粘沒喝口南軍亦盛與之戰勝

負未可恕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勝之捷以資實

之聲皆滑金活女帥樊先漢王津粘沒喝從之於是

知河陽張瑄城走

金人入懷州知州事崔安國等十二人死之

金休離不自具定趨汴粘沒喝自河陽來會屯於青

城馬河至自金軍以為商書左丞辭與李若水至懷

州金使讓瑄與俱還

高宗建炎元年粘沒喝自雲中下太行出河陽渡河

攻河南

建炎二年韓世忠以所部萬人受詔赴西京援殺盜

賊粘沒喝留兀朮屯兵河陽以符之

高宗紹興十年岳飛使梁與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

傑數金人於垣曲又敗之於孟州至孟州之邵原

又被金太尉兵於濟源梁與在河北懷衛一州凡